

被天折的才女

安琪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被天折的才女

安琪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被夭折的才女/安琪著. 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5. 8

ISBN 978-7-5190-0317-3

I. ①被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07975 号

被夭折的才女

著 者: 安 琪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奚耀华

复 审 人: 柴文良

责任编辑: 王柏松 李婉君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封面设计: 超 一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389141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

wangbs@clapnet.cn

印 刷: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×1000

1/16

字 数: 490千字

印 张: 27.5

版 次: 2015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0317-3

定 价: 4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前 言



郁柳 70 年代初期出生于中原大地，二岁丧母，在后妈虐待的泪水涟涟之中长大成人。她智商超群，在年幼时就表现得锋芒毕露，是同龄孩子们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”的个中翘楚。但与此同时，她又被后母专制的象牙塔的枷锁束缚，在善良的炼狱里走不出自我，因而成为积善行德的奴仆定格成性。

命运之神的残酷捉弄导致强烈的懦弱和自卑感，在童心未泯的时期就根深蒂固地植于郁柳的脑海中挥之不去，以至锻造成了她凡事都逆来顺受、俯首帖耳于家人的习惯使然。独树一帜的天赋，使得郁柳在断断续续的学习生涯中，15 岁半就如愿以偿的考取了名牌大学；可迂回曲折的坎坷之途，却令她与高等学府隔绝。最终沦落为民务农于乡野的郁柳，除了自心底的喟叹，她茫然而惘怛……

身似浮萍，命如朝露的郁柳骨子里装满了极端的自卑，加上她那吃亏忍耐，乐善好施的精神底蕴，使她在女大当嫁的年龄时不去攀强富贵，摒弃与自己般配的白马王子的追慕，而选择了丑陋不堪的光棍汉文盲男人作为丈夫，以为这样定能获得他的珍重和温暖，并在终生踏实的归宿里恩爱相伴。但谁又能料到婚后的他恩将仇报，因自己绝世无双的幸运福祿而傲气冲天，且以欺弱宠强之弊，利用郁柳善良驯服的性格而肆无忌惮地百般蹂躏于她，甚至变态得与正常男人迥然相异，年复一年从来不对妻儿负起生活上的责任。

面对无可遏制的悲怆伤感，传统保守的郁柳因着“好女不嫁二回男”的信条，在沧桑颠沛、凄风冷雨的煎熬中泅渡漫漫岁月。

禽兽不如的丈夫一叶障目、不见森林，远远脱离仁义道德的中轴线，他对郁柳施加的暴力摧折和心灵抹杀，使她束手无策，致使她的精神和肉体疾患皆身，苦不堪言……在画饼充饥的霜冷长河中，有着血泪身世的郁柳与病魔顽强地搏击着；在濒临死亡的痛楚磨难下，她孑然一身在人海里面目狰狞地挣扎奋斗着……为了孩子们的生计源头和读书经费，她千百万次地用孱弱的躯体顶住别人难以撑起的天空。不论是春温秋萧，还是寒来暑往，她都咬紧牙关，用誓死不屈的灵魂动力“驮”起家的负累蹒跚“爬行”。尽管难言的隐衷像千支利箭戟戳着她那伤痕累累的心胸，如烟往事似灼燃的火舌舔着她那流血的疮口，但郁柳在责任心和正义感的召唤下，总是锲而不舍地“跋山涉水”，以“山高人为峰”的信念，从怪石嶙峋和荆棘蛇蝎中，艰苦卓绝地步步开凿自己的人生之路。

在重重阻厄和刀山火海的强大冲击之下，身为母亲的郁柳从未流过悲凉如秋雨的泪水，而是于茫茫沙漠里趟出路径，目视着前方的绿洲进行坚定不移的羁旅……

第一章

古老而深沉的黄河，滋润了万物，亦塑造了华夏之祖粗犷的脊梁。浑浊滚涌的黄河，疏通了中原大地条条血脉，使恩光市郊区凡集公社、赵庄大队、郁家庄的村后也有着“一河碧玉向东流”的支溪。河的两岸，垂柳依依，婀娜多姿，在春风中飘摇招展，柳絮儿飞扬如雪；夏季来临，溪水声伴合着虫鸣蛙唱，加上河面荡漾的鲜绿如掌的荷叶，浑然形成绝妙的旋律！

在郁家庄东南角的独僻处，坐落着一个没有院子的三间土墙茅屋，那就是郁东升和陈彩芳新婚夫妇的住所。

在郁东升这片不算太大但也不算太小面积的院落上，一棵老枣树盘根错节，枝枝杈杈地静默于他家房宅的西端，并且它的旁边还有两株桑葚树与其为邻；茅屋东南面五六米远的那棵老桐树上，结下了一个大大的老鸹窝……

郁东升是位有识之士，他少言寡语，文质彬彬，其高雅风度和气宇轩昂之态，在乡巴佬面前就像是天外来客鹤立鸡群于村民之上。他是附近靳林堂学校的一名教师，整天为校公务濡笔操纸，因此去集体生产队争取工分的事宜，就落到了其妻陈彩芳一人的肩上。陈彩芳憨厚诚实，高挑的身材透露出农家女子特有的淳朴气息，春耕播种和各个农忙时节，她总是早出晚归地在集体制的劳动大潮中任劳任怨……

十月怀胎，一朝落地。当年农历二月份用生产队里那辆木制马车迎娶而来的陈彩芳，在桃花盛开的三月间，就孕育了郁东升他俩爱情的结晶……陈彩芳根据老年人的传授，知道胎儿于母体内孕育 280 天即可降生的规律，早就推算出了预产期在临近年关时“祭灶”过后的第二天。

如今正值寒冬腊月，本地的村民刚刚喝罢“腊八粥”，可“挺胸凸肚”的陈彩芳则翘首以盼分娩的到来……

半月有余的等待，在陈彩芳慢慢整顿年货的琐事中总算过去了。

这是 1970 年旧历十二月份的二十五日，呼啸的北风席卷着荒原，鞭打着，撕裂着，叫喊着，枯枝败叶像跳舞般旋转，飞沙走石如同疯狂的侵略者那样扑打在行人的身上，眼睑；光秃秃的萧瑟景象加上冰冷奇寒，不大会儿鹅毛雪片就纷纷扬扬铺天盖地而来……

银装素裹渲染着万物，一个粉妆玉砌的世界，使一个个贫困潦倒的农家小院沉浸于湿

漉漉、冷凄凄、灰暗暗的意境中。在这样风欺雪虐的时光里，如果没有什么要紧事，人们宁愿一整天足不出户，因为少吃短喝、衣着单薄的乡亲们抵御不了恶劣天气的侵袭。可是此刻，教书先生郁东升家里却进进出出地热闹非凡，因为他的妻子陈彩芳正在痛喜交加的生孩子呢！

苍穹渐渐被夜幕笼罩，郁东升的母亲和其丈母娘两位长辈不顾飘洒的大雪纷淋，踏着厚有一尺白茫茫的积雪，踉踉跄跄地在院内的柴垛处拽木劈薪，以便给予临盆的陈彩芳在堂屋里间的床铺旁燃火取暖……

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饱受苦难的陈彩芳忍着阵痛的秒秒分分……

时间如同心脏的收缩，漫过寂静的窗外，如酒的期盼，浇醉了魂不守舍的郁东升，听到妻子那种九死一生撕裂般的疼痛嚎叫，他感觉时间好像凝滞了，竟似半个世纪一样难耐……

终于，在万籁俱寂的午夜时分，当飘飘缈缈的片片雪花连缀一场极峰痛苦的呻吟时，随着声声“哇、哇……”的啼哭，陈彩芳完成了她生儿育女的神圣使命，从近乎窒息中解脱了出来。

虽然诞生的娃娃是位女婴，但郁东升爱怜地凝望着这个幼小的可爱生命，还是露出了会心的微笑，一块悬石终得落地。收生婆手忙脚乱地为刚刚出世的孩儿进行简单的护理；之后，陈彩芳的母亲则动作娴熟地先把小棉袄给外孙女穿在上身，再用自家织出的一块老土粗布裹紧婴孩的下身，接着又把早已缝制好的四方形状的小小棉褥，将幼体整个地包捆完毕；郁东升的母亲乐得合不拢嘴，她正在厨房的锅台旁，以自己日积月累攒下的鸡蛋，为儿媳妇做坐月子特别饭食一面疙瘩里加“荷包蛋”呢！

就这样，郁东升付给接生婆五角钱的接生费，并以博览群书的饱学，当即给女婴取了个名字“郁柳”。

小郁柳好像是不情愿殆留于世似的，也或许她知道自己降临的喜悦，并不能冲刷掉她将来悲悯浩瀚的人生负荷，她的哭声凄惨哀伤，幽怨而令人惆怅，仿佛在这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玉蕊冰葩的雪夜里，她要把自己今生即将遭遇的酸辣苦涩都咀嚼吞咽那样无可奈何。

春天给人以温暖，夏天给人以火热，秋天给人以收获，但是天寒地冻、冽风萧萧的冬天，却如一位诗人的背影，超逸、空灵、又忧郁，迎风拂着长长的衣袂……

郁家庄的老农世代为耕，村子里共有将近三百口人，生产队共有六百多亩的耕地面积。生产队队长郁金忠是村民们的主宰，无论有大小事件，身为领袖的他，总是扯着嗓门先在村庄的中央地段大呼喊叫一番；为了效应迅速，他继而再撩起两条瘦长的腿，大步流星地奔赴到村内的四面八方边走边反复吆喝；必要的时候，还专门挨家串户地通知。

农村之地劳力多的农户，挣取的工分可观，每到队里分粮食时收获自然丰盈；可家里人手少的，完不成分内任务还要向上级交钱，年年空缺，却一年更比一年穷；有些家户甚至连救命的粮食都无法接济，每到青黄不接的春季便闹饥荒，揭不开锅的最最贫穷者携着布袋以乞讨为生的大有人在。

那些衣衫褴褛、撕下脸面向千家万户求索物质的“叫花子”，每走到一家门前，所获得的只是一小块高粱面窝头或玉米面馍、红薯干面馍之类。

由于细粮奇缺，即使全家人在一年到头的平素之日都以黑馍充饥，也无法奢侈地在春节里以白面馍饱足过瘾一场！每逢春节置办年货之际，乡邻们都不能蒸上全一色的白面馒头，

而是为盛情招待和礼尚往来于诸亲六眷万般珍爱的少量供应。为了自家成员食用兼打发春节期间那些接踵而至的外来乞讨者，每庭每院的事主都要蒸上若干大铁锅杂粮馍的玉米面团，而且有的玉米团里还包裹着些许红薯丁儿，粗糠似的令人难以下咽。勤劳纯朴的农民长年累月以粗茶淡饭维生，他们对白面馍馍的渴求，真如久旱盼甘霖般的诱惑，但那又像天上的流星一样是可望不可即。

旧的一年一晃过去了，一九七一年伴随着风的催赶来到了人间……

阳春三月，龟裂的土地经过冬眠的沉睡过后，苏醒的万物精神抖擞地渐次鲜活了起来。远远近近田野，纵横交错的沟壑和川道，到处都呈现出一派绿意盎然的生机。青黝黝的小麦娇嫩欲滴，壁立如绵延的翠色屏风，迤邐到一个令人不知的所在。

郁家庄西头那片偌大的苹果园林里，洁白的花团在枝繁叶茂间簇拥，散发着一股神奇而甜美的芳香，浓浓烈烈，扑鼻而来，灌注人的呼吸，沁透人的心脾，迷醉人的灵魂，伴着桃花夹岸的馥郁和田间地埂的茵茵碧草，把神州大地的乡村风光装扮得十分妖娆。

烘暖的热意，使花草树木郁发滋长，春耕大忙也应运而生了，诸如用铁锹翻土刨地，育苗及栽种棉花，春播玉米、高粱、谷子、芝麻等一系列的农活都随之来临，而且郁家庄学南方那样，为搞试验田又新增了一个干活项目，就是将一部分耕田挖了坑塘块状注入水源，让农民双腿插进泥沼里进行早稻插秧，因此老百姓的劳动则更为繁重。

陈彩芳不善言语，却长着一副慈眉善目和刚毅不拔的面庞。她生性要强，不甘落伍，别看豆大的字不识一口袋，干起活来可是好样的！去年怀着孕在郁家庄的村民当中评比劳模，她还是三八红旗手的获得者呢！墙壁上的奖状即是有力的见证！可当下，在这万象更新的春天里，挣工分的田间大忙及襁褓中婴孩的照顾令她无法取舍，她一个人没长三头六臂呀！

为了养家糊口，踌躇不定的陈彩芳经过痛苦的抉择，毅然将小郁柳独自丢在家里，而投入了与社员们一起，在生产队的集体制中以劳动“抓工分”的大潮……

每当早饭和中午饭过后，只要听到队长郁金忠‘大伙儿上班啦，赶快集合到××田地干活去’的呼喊，响应号召的陈彩芳就会马上起身。

临行前她抑制住揪心的疼痛再三亲吻郁柳的脸颊，并用噙满泪水的双眼依依不舍地和卧在床上的女儿道别，一步一回头迈着发软的双腿，爱莫能助的哽咽着离家而去……

郁东升置身学校教书育人，陈彩芳出工干活投身农忙，出世才两三个月的郁柳，就那样任凭在屋子里的床榻上忍饥哭嚎，半天都得不到照顾和喂养。处于哺乳期单靠摄取母乳的幼小郁柳，由于得不到及时的吮吸乳汁，导致极度缺乏营养而面黄肌瘦。郁家庄的乡亲们途径郁东升的屋子附近时，常常可以听到无人问津的郁柳，于房门紧锁的东间里传来永不停歇的哇哇号哭……那令人心碎肠断、鸣嘶力竭的沙哑哭声，无不使过路的庄稼人油然而生无比同情的震撼和怜悯的悲哀感！

郁金忠身为队长不用参加劳动，可他却是郁家庄社员们的“首脑”，在各个田地的领域中，他要东奔西跑去观察哪块地该种什么，哪块该什么时候点种相应的籽种等等。

有一天，当郁金忠赶在农民前列，在栽种红薯的头一日，事先去东南地的窖苦，看看红薯秧苗的长势如何，走到郁东升没有院墙的家门口时，突然听到土墙茅屋中传过来娃娃异常而凄厉的惨哭。

浑身像被冷水浇注的他两个箭步向前，一下子冲到郁东升东间的窗户下。

透过窗棂，他发现了仰卧在里间床上哇哇直叫的小郁柳，同时也看到有一只大老鼠正啃咬着她的脚丫。

队长郁金忠见状“啊”的一声，双腿抽搐得跳弹不止。房门紧锁他无法进入屋内，情急之中的他，一边竭尽全力地大声驱赶咒骂着老鼠，一边跑到郁东升院子的柴垛处抽出一根高粱秸秆，转身疾至窗户下，通过窗棂的缝隙捅进长长的秸秆，用秸秆的顶端戳住鼠体，才将那罪恶的家伙撵走，避免了一场灾难……

郁金忠伏于土墙壁处的窗棂，久久地目视着可怜兮兮的小郁柳道：“苦命的娃儿，你的爷爷奶奶嫌你家穷，他们撇下需要抚抱的你不管不问，却去西安你二姑郁东欣家照看他们的外孙去了。叶落归根呀，中国的沿袭传承都是爷爷奶奶抱孙天经地义；而他们器重工资高的女婿，你姑父的一封邀请信，则把你爸的爹和娘都“牵”走了……”

“呜，呜”，耿耿于怀的郁金忠闪动着晶莹的泪花，鼻腔里悉索有声。哪怕一个背着粪筐捡粪的老头溜达至此，听到郁柳的哭声都是于心不忍啊！何况当爷当奶之份，怎能抛开己任关门闭户都远赴他乡呢？你们老两口子啊，您不知道郁家庄有多少社员在骂您！远在西安的您俩位有感应吗？耳朵里会经常发热吗？我们听见或想起郁柳的哭声，就会对您狠狠地诅咒一番，田间里的妇女一边干活一边对你们的行为议论纷纷，都替老实的陈彩芳鸣不平！郁金忠悲愤地默默说。

郁金忠为了生产队的公务，软心肠的他抹一把痛惜的眼泪，最终还是在小郁柳的窗户下离开了，但她那永不停息的哭声，却留在了他的耳边萦绕。

他一边向育红薯秧苗的窖苦走去，一边在心底喃喃自语：我这个当队长的也无能为力啊，如今是凭工分吃饭，若让陈彩芳拒绝劳动，专门在家照看郁柳，仅靠郁东升一个人在学校补贴的工分，那他们一家一年到头分不了多少粮食，还要“塌分”向队里缴纳款子，那么本来就因盖房欠债的郁东升，在漫长的岁月中何以维持生计呢？社员们家家都是这个穷酸样，谁又能帮助了她呢？况且陈彩芳的娘家在十里开外的陈香阁村，离郁家庄太远，也无法给她个照应。唉……

郁金忠办完了公事以后，回到社员们栽种棉花的西北地，找见陈彩芳就把郁柳遭难的一幕一五一十地告诉她了……

陈彩芳听后犹如万箭穿心，可她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为了抓工分，为了将队里分下的劳动地块的任务完成，她那颗年轻气盛的心，只能留在农田上继续挥洒汗水……

中午下班回来的陈彩芳，老远就听到郁柳的哭声不同寻常，她突然间想起了队长上午告诉她的事情，她以为那只大老鼠又再来啃咬她的娃娃了，于是，她不要命地向家跑去。

当陈彩芳像疯子般冲到家里用钥匙开开房门，却发现床上的郁柳不见了。

“小乖乖，你在哪里呢？”陈彩芳呼唤着女儿，同时也吓得脸变成了白纸般的颜色。

啊！在这儿。当她发现小郁柳躺在床下的地上，哭恼的孩子不停蹬弹着四肢，像与命运作殊死的挣扎时，陈彩芳如同受伤的母牛发出悲惨的“哞”叫，她即刻扑了过去，一把把郁柳抱起搂在了怀里。

哎呀，本来就心如刀绞的母亲，现在又看见郁柳的脸部和头部，有几处被磕成了杏仁大小的疮疙瘩，并且沁出了血迹，她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，瞬间大颗大颗地滴落下来……

“一定是小郁柳在床上翻身时滚裁下去的。”她自言自语说。

陈彩芳霎时想起了老年人的那句话：三翻、六坐、八爬。（意喻娃娃长到三个月时自己

会翻身；六个月时能坐在床上支撑一会儿；八个月时能在床上或地面爬行。)

噢，郁柳出世已经三个多月了，怪不得呢！忙于搞生产的陈彩芳平常顾不上思索，这下不得不在一边掀开乳房给郁柳喂奶的同时，一边慎重起见地考虑此事……

打这以后，陈彩芳再也不敢贸然行事了，她每次出工前，就从屋中拿出一张苇席，平铺于她家堂屋“东山墙”的地面阴影处，再把郁柳幼小而稚嫩的身躯卧在席子上，以为这样即便翻身她也不至于摔伤……

稍微有了踏实感的陈彩芳，横下一条心来改变了安置郁柳的方式后，照旧忠心耿耿地务农于乡野……

时间如淙淙的流水，嗒嗒的马蹄，转瞬到了火热的麦忙之季。处在这种挥镰大干的非常日子里，陈彩芳更是无暇顾及小郁柳。尽管她昂然丰沛的乳汁充盈得她的乳房憋鼓的难受，即使小郁柳在家饥饿得嗷嗷待哺哭叫不止，她颤动着饱胀的两座“山峰”依然埋头苦干，从来不舍得花费一点时间中途返家一趟喂乳于女儿，非要等到收工回去才可让她吃奶。

哺乳期的娃娃们按照常规，间隔两个小时必须喂食一次，因为奶水不挡饥，成长迅速的婴孩又急需营养，如果老半天才喂一次的话，他（她）将会饿得难以支撑。可小郁柳天天都得忍饥受饿，每逢母亲陈彩芳下班来到她的身边，撩开衣襟露出乳房喂她的那刻，她就会如猛虎般钻进娘怀，饿狼般以小嘴衔住乳头，然后则拼命吮吸滋滋，恨不能把她妈妈乳房里储存的乳汁，一口气全都灌进自己的肚腹内以便饱足。更让人疼惜的是，郁柳一边以百倍极速吮吸乳汁的同时，又用她那两只可爱的小小手抱住陈彩芳的乳房；这样绝美的镜头，加上她在吮吸过程中捎带发出的淋漓呻吟，无不使她生母的心中激荡出酸酸楚楚的感动来！！

陈彩芳只求得临行前心理上的安慰，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出于无奈。就说上午吧，她下田前将女儿置放于“屋山头”处难道就安然无恙了吗？当然，清早饭刚过的时候，堂屋东山墙的地面上呈现出全一色的阴影，陈彩芳看着卧在席子上的郁柳被笼罩于一片阴凉中没被太阳晒到，便拿起劳动工具门一上锁即匆匆走开了。

可太阳是移动着的，它慢慢地由东向南扩散，当郁柳身边的阴影渐渐让白花花的烈日吞噬掉的时候，郁柳所卧的苇席上就是光芒四射的太阳普照了。日头像一个倒扣着的火盆子无情地烤晒着大地，也无情地烤晒着小娃娃郁柳那细皮嫩肉的脸庞，并刺扎得仰面躺着的小小的她睁不开眼睛。

我们知道，幼婴侧面暴晒于炽烈的骄阳下都无法承受，何况“火球”与郁柳直面对峙，而且一连持续多时，那么这雪上加霜的惨痛，不是更变本加厉地折磨着她吗？此刻的她才几个月，还不具备排除和抵御外界障碍的任何能力，在不如意或受到干扰、或渴或饿时只有以无穷无尽的哭声宣泄自己的需求。

每天，偶尔行走于郁东升家附近的路人可以听到，卧在他家屋山头席子上的小郁柳死去活来的哭嚎；每天，偶尔行走于郁柳身旁的乡亲可以看见，躺在席子上的她哭得那扭曲变形的一张小脸；以及她想挣脱现实又无能为力，如同罪犯被吊在梁柱上遭遇抽打时极力挣扎的弹跳蹬踢……

是啊，受苦受难的郁柳除了哭之外，她还能做什么呢？

郁柳一半天都得不到哺乳，她饿；得不到饮水，她渴；如今又有高温肆虐和强烈的日头刺射，多面夹击的她只有声嘶力竭地哭啊，哭啊……饥渴，加上暴晒；泪水，加上汗水；

她那悲天悯人的痛哭伴随着她四肢撕裂般的蹬踢，以及全身起伏的扭动“挥舞”，使苇席上遍布参差裸露的苇篾，毫不留情地刺伤了她的肉体以至血迹斑斑。特别是脚趾头和脚跟部位，因躺卧于席面上的她在号啕大哭时两个小脚随之奋力的搓蹬，导致划破的伤口更是累累血痕……

久而久之，她拼命悲凄的汹涌翻滚，兼娃娃哇哭时本能蹬踢的剧烈运动，使她不知不觉就脱离了席子滚到泥土地面上了。这样一来，她那伤口沁出的血迹和她身上的汗水交织，再沾濡上地面中的灰尘及泥土混合于一起，致使郁柳的浑身各处似血红色的泥巴揉成的沙球那样狼狈，滚在地上的她简直不像是个孩子，倒如同从废墟里捡拾而来的弃婴一样……

随着炽日炎炎，蝉声鼓噪的仲夏到来，骄阳则更为施展其“火”威了，小郁柳的苦难命运也更为加剧地惨不忍睹，依然卧于她家“屋山头”的郁柳，从头到脚都被晒得褪了一层皮，全身像鱼鳞一样写满了印记！

“那个孩子啊，真可怜！她的爷爷奶奶都在西安，她妈作为年轻人迫不得已天天参加劳动，她就那样一天到晚被独自卧于“屋山头”的席面上，不住声地哭啊，哭啊，哭恼的她双手双胳膊来回乱舞，双腿双脚来回乱蹬，致使她的手指、脚趾以及身体的其他部位，在苇篾编成的苇席上蹭出无数处伤痕血口；而且，天天还让太阳晒得睁不开双眸，又似哭瞎了眼睛一样……”郁家庄的父老乡亲们聚在一块时，谁不以这般深深同情的话语议论郁柳一番呢？

可最令郁家庄的男女老少揪心的惊险记录，还是某天下午突如其来的暴雨袭击的那一幕。

“天有不测风云”。往常，遇到天气变坏时总有个预兆，老天爷总会先咕噜一阵子雷声，好给人们送个信号，以便大家收拾当紧的事务！但这次上帝却失去了仁慈，它悄无声息的，连一抹阴晦的脸色，一句悲哀的叹息也未表露，就哗哗直泻地下起了倾盆大雨。好家伙，白雨点比豌豆子都大，砸在仰面卧躺的郁柳脸上噼啪作响，砸得她的眼睛疼痛难忍。她的口中灌满了浑浊的雨水，她整个人都被雨水浇透了，就连她的哭叫声也被浩大阵势的雨声掩埋了……

如同发洪水一般，只十几分钟功夫，海海漫漫足有半尺深的流水就将郁柳漂浮了起来……

其实，刚一落雨时陈彩芳就从地里回家去了，但滂沱的暴雨使她在路途中实则难行，加上她干活的庄稼田是离家最远的那块，导致她趟着湍急的积水冒雨赶至她家“屋山头”，哭喊着寻找心肝宝贝郁柳的时候，四面八方都找遍了，却怎么也不见娃娃的身影……

后来，经过生死挣扎的陈彩芳，终于看见有一个小东西正悠悠地向屋后的粪池边漂流。

“哦，那不是郁柳吗？”马上就会被急成精神分裂症的陈彩芳，不容考虑就悲喜交加地“扑腾扑腾”踏水跑过去追逐，在郁柳快要流进粪池的一刹那间，她疯狂地用双手抓住了她的身体。

这个大粪池是郁家庄生产队唯一一个为积攒沤粪物作为土地的底肥，而砌成的长约100米，宽约40米，足有三米多深长方形坡面的水泥垢池，因为郁金忠组织农民们前不久才把满池沤成的粪物全部铲完，‘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’，所以偌大空池还没填充沤土的它，现在灌得水位即将有两米深了。如果陈彩芳再来迟一步，小郁柳就会被冲卷到里面而活活淹死！

小郁柳经过一个多小时的“沉睡”缓过气来之后，不光陈彩芳憾痛万分，所有郁家庄的村民，哪一个知情者不是黯然泪下呢？他们怜惜她的处境，知道她是无人照顾造成的种种不幸，可泥菩萨过河——自身难保的他们，也誉不出人手去帮助她呀！

第二章

“江山一色无纤尘，皎皎空中孤月轮，江畔何人初见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。”这句话深深刻划出了当事者当时那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的寂寞之情。可见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存的，谁也不能单独走上生命旅程。

人是性灵动物，虽然小郁柳还不会用语言表达感情，但在她出生才一百多天，就已遭受过多鞭笞和痛苦的内心世界里，在一躺就是老半天无人问津的时光里，她多么渴望能有一个温暖的怀抱将她入拥，使她那孤苦伶仃的灵魂得以肌肤相亲的体验，以慰抚她空虚躯壳的幼体啊！但是，即使她望眼欲穿，在焦灼的等待中盼呀盼呀，陪伴她的始终是失望。

一般的小娃们专横挑剔，只要妈妈亲近而不接受外人抚抱，可苦命的郁柳由于缺乏关爱，身边空无一人的她“饥不择食”，她在席子上躺够了，也孤独够了，她盼人心切，她需要人的抚抱，哪怕是从地球外走过来的人靠近她，她都毫不犹豫的扑过去抓住不放。但是，在这不劳动则面临着挨饿的年代里，谁又有闲暇光顾她呢？就连途经其旁的村民偶然地见她一面，也只能如昙花一现便很快销声匿迹了，因为他们和陈彩芳一样同为社员，都要在生产队的劳动战线上奔忙不息，所以不得不像过眼云烟一样在她眼前消失……唏，郁柳似被置放在一个荒岛上，又似迷失了方向的小船在海面漂泊，旷远和苍茫滋生的凄凉令她的心室里幽暗异常！

由于陈彩芳就她一双手在地里干活，远远比不上其他家户两个或更过劳动者的效率进展，所以每次她总是最后一个从田间收工回来，这样就注定了殷切见着妈妈的小郁柳更为难上加难。特别是中午时分，不到太阳偏西，陈彩芳是舍不得与农事告别的。

村上的其他社员，下班时无疑都比陈彩芳回家的早些。若老百姓赶在郁家庄东南地或南地干活的时候，下班回家的他们在路途中，都要经过于前门口居住的郁东升家的附近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在陈彩芳还没回来之前，郁家庄的人们皆能先前一步，听见郁柳那“杀猪”一般的哭嚎，并且有的还能一睹躺卧于席子上的她那悲戚的场景，还能看到郁柳左顾右盼、期待长辈近前抱起她的那种乞求神情。

慈善心肠的妇女们在下班回去经过郁柳身旁时，往往禁不住内心的感慨总想近于她前，或者俯下身子把可怜的小郁柳抱起一会儿。如果某位妇女将她揽在了怀里，那她的哭声会立刻戛然而止，并且像小鸡啄米那样在人家的衣衫上亲吻表示感谢！抑或趴于人家的胸脯

上一动不动享受无限情怀！可是，毕竟她们也同为人妻人母，也有嗷嗷待哺的孩子，她们需回家去啊！她们哪能长久地施舍于郁柳爱的芬芳呢？但犹如抓住救命稻草绳的郁柳岂会甘心放弃掉温馨的怀抱？一头扎进大人的臂膀中太幸福了。因此，每逢郁柳意识到正抱着她的恩人，拉开了架势欲把她重新置搁于席子上时，她则哇哇直叫着，两手死死揪抓住人家的衣裳就是不松，整个身躯佝偻得像小老头一样，脑袋悬抵于人家的胸前不愿垂在席端，双脚翘在空际像荡秋千似的，与好心抱起她的妇女久久僵持……

万般的无奈之下，抱她的妇女怀着不舍与心酸，最终还得慢慢掰开小郁柳紧如铁钳的双手纠缠，爱莫能助地将之置于她的席子上，然后泪眼模糊地撇下哭得更加厉害的小郁柳，使小郁柳绝望的哭嚎尤为震天动地，那双浮肿的眸子啊，无时无刻不在搜寻人们的身影向她这边走来！

小郁柳咀嚼着生命延进时每一瞬间的苦涩与艰辛，伴随着陈旧灰暗的风景熬过一日又一日。她天天嘶哑的哭声，连附近树上的飞鸟亦纷纷转移他方搭窝去了。

苦命的娃娃郁柳渴望安憩徜徉于大人的怀抱，卧在席子上的她，若“捕捉”到她视线之内的谁，她的感恩目光则像灼灼火焰那般在谁的面庞上打量，然后再把乖巧的脸蛋扭向目标且牢牢盯住，好像在哀求别人的光顾。若来者真的走近了她，这下你可跑不掉了！还不能等你靠拢到她所卧的席子边缘，她就似不慎迷途的小鹿找到了妈妈那样，不顾一切地翻过身来扑向你，并赶紧用她的胳膊和手搂住你的脚脖子死死箍住，生怕失去你的救援而首先主动地将来者“擒获入圈”……

郁家庄的人提起小郁柳无不摇头叹息，她比遗落在荒山野岭里的难民还渴念人群、盼望被救的温暖哪！身上溃烂不堪的她一天到晚躺在孤独无助的世界里，茫然地面对着灰漠漠的天空。对于吃喝拉撒需时时照顾的幼婴来说，她无人操管实在太可怜！下班回来途经于她旁的妇女只要在她的视野中出现，她那贪婪乞求的目光即刻则惹得她们的腿脚进退两难。近前就会被郁柳如猛虎般抓捕无以脱离，不闻不问熟视无睹又于心不忍！唉，悲凉啊！

太阳呵，你不是美容师，你也不是化妆师，但你却能用你那隐形的“墨汁”，将人的脸庞涂抹上一层黑色。

不是吗？郁柳就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。她经过它一段时间的照射过后，即改换了模样和面貌，变得令亲戚认不出来。这个笑话还要从现实说起。

郁东升的大姐名叫郁东霞，她婆家在郁家庄西边二公里处的陈厝合村。常言道‘嫁出去的女，如泼出去的水’，自从她的父母亲在正月下旬去了西安她妹妹郁东欣那里后，她也就很少朝郁家庄的娘家门上踏个脚踪，她最后一次见郁柳大概还是穿着夹袄的暮春时节吧！

这一天上午，艳阳高照，郁东霞和她的丈夫陈振雷，为了去往郁家庄找郁金忠观看队长家的架子车的坚固造型，以便效仿着请木匠师傅给自家整做一个，她与他一起来到了数月睽违的娘家门上……

因为他们是为了办理个人事情才登临“朝府”的，所以郁东霞的侧重心，也没太花费在她娘家的其他亲人们身上。

但是，在郁家庄的前门口，当她与孩儿他爸捱进她娘家弟弟郁东升的“屋山头”胡同旁，愈走愈近于郁柳时，女娃娃的狠命啼哭却引起了她的注意。

他们的脚步很快迈到了郁柳的席子边际。

“哇、哇、哇、哇、哇、哇……”郁柳的脸憋得半天喘不过气来，如同哮喘病人或窒息者的面孔。

“这是谁家的孩子躺卧于此哭的这般厉害，这样悲恸伤心？”郁东霞情不自禁的说。

陈振雷抬头瞟了一眼房屋，转过来那张略带肯定的“马脸”，对妻子回答道：“在你二弟屋畔卧着的娃娃，她应该是你小侄女郁柳呗！”

“瞎扯！她才不是我二弟的郁柳呢！我小侄女的脸蛋细细的白白的，这个妞儿太黑了。可能是邻居家的孩子卧在这里的，她怎么可以冒充为郁柳呢？”郁东霞斩钉截铁地边说边扬长而去，陈振雷也只好默不作声地与她双双离开……

可憾郁柳的大姑哪里知道，她的侄女整天仰着脸庞在太阳的直射下被晒得黝黑粗糙，她已经认不出她是小郁柳了，因此连抱也未抱孩子一下，甚至连停留下来对视一眼的驻足都没有，就义无反顾的走了。

岁月的荒漠烟笼一抹薄薄的忧伤，使处于险恶历程中成长的郁柳遥遥领先于别的孩子。大势所趋的幼儿都是周岁左右在长者的搀扶下才可蹒跚学步；而无人问津的郁柳长到六个多月时，就能脱离席面在地上爬来爬去……

爬行到屋檐崖端时，她先小心翼翼地两手扶墙而立，之后，在独自向左或向右，以两手贴墙的辅助滑动，进而沿壁慢慢地来回挪移双脚……

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磨砺，小郁柳竟然于八个月的当儿就能独立行走了。

难怪我们的祖先起源于猿猴，还真有点相像呢！学习走路的小孩子起初由高级的“爬行动物”渐渐演变成直立行走，其四肢分开的“进化”过程，果然有科学依据，与在北京发现的四五十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不失为密切关系！

郁柳用自己的勇气挣脱了被困的枷锁与束缚，告别了“土地爷”的管辖制，席面上再也圈不住已会走路她了；从今往后，小小的她获得了一些自由，虽然谈不上幸福，但总归可以以个人意愿蹦蹦跳跳一番，不要“头枕黄土面朝天”地遭受太阳光烈火般的炙晒了。

八月的乡村像枚柿子，悬挂在八月的枝头，晶莹透亮，流泻着成熟的风韵：高粱火红，玉米金黄，大豆饱满，碧天澄清。还有，早春栽下的红薯，在这之刻也是收获的季节。掩埋于地层里面的红薯块儿，需先把红薯秧用镰刀一点一点地割掉，然后才能进行用抓钩子挖掘果实……

你别小看这春红薯，在这罗掘俱穷的日子里，它为养家糊口的食物接济可帮了农民不少的忙。它虽然不好吃又是最廉价的东西，只不过区区1—2分钱/斤，但在这小麦产量极低的贫困时期，相对来说产值可观的春红薯却能给人充饥不至于使百姓饿死！

春红薯不能越冬，它除了临时一段时间煮稀饭用之外，其主要用途是用于晒红薯干，被晒成的红薯干储存起来，供老百姓磨成面粉做馍之用，也可煮熬稀饭之用。当然，把它经过多种工序的酿制搞成淀粉，进而再加工成粉条更是美味佳肴的食品了，但如此麻烦且奢侈的差事，谁敢破费地瞎折腾呢？

因为春红薯是春天栽下的，比起麦茬后栽的夏红薯，它在地里生长的时间较长，所以春红薯块儿结的较大，有些竟然像拳头般大小，以致鼓胀得撑破了地皮；而且它的红薯秧也长得特别茂盛，严严实实地错综交织着足有尺把高，以致农民割秧时很是棘手，甚至在人通过时都是难行的，磕磕绊绊而又前牵后缠，稍不留神就会被藤蔓披覆的它们绊个马趺。

郁家庄这一带年年都种了不少面积的春红薯，因而，“起春红薯”成了一星期以来农民们的头等要事。

由于郁柳已会自己走路，她再也不甘寂寞地留守于家中，而是为了依偎于妈妈身旁到处追撵着陈彩芳。尽管陈彩芳上班时根本不想让女儿跟在她的屁股后边，一来她不愿让郁柳跟着她赔罪，二来她怕她耽误她干活；但是作为母亲的她哪有能耐再“拴住”她呢？她现在“带腿”了，天下没有不追逐妈妈的孩子，郁柳何尝不是如此？陈彩芳走哪她就跟着去哪，她走一步她则跟踪一步，像个小尾巴似的与妈妈形影相随，不离不弃！

好一个蚂蚱成群、蜂飞蝶舞的昆虫世界啊！看吧，那路边的草丛里，一片又一片金灿灿的豆棵地里，高粱地、玉米地、芝麻地里，还有红薯地等所有庄稼的农田里，它们如赶集一样都在这丰饶静美、妩媚明快的秋阳下跳跃嬉戏着纵情游弋。

当然是喽！春天阴雨绵绵，阴霾的空宇像一个哀愁的少妇，总不肯展颜；夏天炽日炎炎，天与地充斥着白花花的阳光，令万物在昏昏沉沉的萎靡中走不出来；冬天，嘶吼的冽风嗖嗖响，似乎要把树木、屋舍和地球都连根拔起，人们只有龟缩在钢筋水泥的房子里躲避冰冻的寒冷。唯有端庄豁达的秋日，淡淡的碧云天，厚厚的红叶地，桂花疏影，长钩流月，似一篇优雅而又富有色彩的神话，才是最为珍贵和温馨的季节。因而，在这不热不冷温度适宜、果实累累的成熟秋天里，蚱蜢、蝴蝶、蜜蜂们于此之季翩翩撒欢兼饱尝觅食，真不愧是最明智的选择和最好不过的收获哟！

不光它们在迷醉的秋天大显身手于田野，陈彩芳更是兢兢业业地在收庄稼的劳务上耕耘不息。

生产队当下正在割春红薯秧，听到郁金忠的口令后，往往陈彩芳饭碗一撂，顾不上刷锅就上班去了，况且她嫌郁柳碍事，总是撇下她偷偷溜走，心想：让她在家门口玩耍吧！

可是，“初生的牛犊不怕虎”。

单枪匹马的陈彩芳干活表现得非常积极，为了不落于人后，为了使自己能像别家那样在太阳的血红里走出黄昏，这天午饭一过，她依然上班很早，去西南方的红薯地接续上午春红薯的割秧去了。

由于陈彩芳天黑前必须把自家分下的地块全部割完，原因是明早队里开始进行另种统一分发到户“起红薯”的劳动任务，千万不能因为自己没有完工而误了公家的大事，否则又得丢人又得被扣除工分，所以她不敢有丝毫的懈怠，她生怕耽误一分一秒，就想方设法把郁柳隔在家中。

临走的时候，陈彩芳认为自己从厕所边闪过去郁柳不会看到，谁知“火眼金睛”的小丫头却在院子的一角发觉了妈妈的动向。

“妈、妈、妈、妈”，呀呀的郁柳一边嘴儿单单地哭叫着，一边在陈彩芳的身后追了过去……

但她岂是她的对手？手持镰刀的陈彩芳一溜烟的功夫，则走出了一条长长的土路，与郁柳的距离愈拉愈远了。

看着陈彩芳若隐若现的背影，郁柳呜呜地大哭起来。即便如此，倔强的她并不会放弃前进的步伐，她朝着妈妈踏过的路径向西进发，在保证自己不至摔跤的情况下，反而加快了速度……

在这条自东向西的土路尽头处，有一口全村公用的水井。每逢早、中、晚三餐饭的前夕，

为挑水做饭的郁家庄的乡亲就把它围成一圈等待打水；媳妇们常常把脏衣服拿到井边来洗，致使附近的树上晾晒的湿衣服像万国旗一样飘摇。

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，像乌龟一样持之以恒的郁柳蹑着小脚，现在来到了这个即将朝南拐弯的地方。

此刻，郁东华的老婆陈氏正在水井旁洗衣服。捶布的青石溜光平滑，她手中的棒槌一上一下，嘭嘭满天响，震得树梢的烟雾一漾一漾的。

陈氏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，本村比她辈分低一级的，要么喊她陈大婶，要么喊她陈大娘，她的丈夫郁东华是郁东升的本家哥哥，郁柳自然应该称呼她为“陈大娘”，不过牙牙学语的郁柳此时还没有这个本领叫出口。

陈氏的孩子都已长大，成为劳动力在田里帮大人干活，因此她不用像陈彩芳那样慌里慌张地奔赴劳动现场，故，她就等过会洗好衣服了，再去西南方的地块里割红薯秧去。

可她看见小郁柳这般“不辞劳苦”地追赶陈彩芳，眼窝里就像倒进去了山西老陈醋一样酸酸的、涩涩的。

陈氏的脑海中翻过一个浪头，念在陈彩芳与她都是姓陈的姊妹之份上，陈氏“咯噔”放下了棒槌的捶打，猛然站起身来，边向郁柳走去边把手上的湿迹在衣襟角揩了揩。

“小妮妮，来大娘抱着你找你妈去，你自己别跑丢了。”陈大娘拦住了郁柳笑盈盈的说。

心领神会的小郁柳张开双臂，即刻就投入了陈大娘的怀中，并如同可爱的小天使一样，享受着慈母般的温暖与幸福！

小河从土崖下流过，转了一个半圆之后，又弧向西南淙淙地流去了，陈大娘抱着郁柳顺着河面上的路径，不久则来到了大伙儿割红薯秧的那块春红薯地里……

陈大娘于逐家逐户分摊割红薯秧的地块中，边走边巡视着搜寻，在东西方向的小路上行至中间段时，不停朝南张望的她发现了陈彩芳的身影。

陈大娘用尽力气连声喊叫了郁柳的妈妈，她等陈彩芳回过头来，给她打好招呼交待妥当完毕，就把郁柳放在了与陈彩芳干活对应处的田间地头，然后才折转身继续洗衣服去了……

陈彩芳又能怎样呢？她对郁柳抱以置之不理，她只顾埋头割她的红薯秧。为了节省时间，她更怕郁柳在她跟前捣乱以至缠住她误事，所以，她装作没看见她似的，不去回头抱她，故意与之疏远。

尽管陈彩芳对郁柳万般“冷落”，但郁柳对陈彩芳可是热情如火。小郁柳看到她的妈妈不来接她，就以孩子特有的天性哭叫着往地里去……

一心想扑于妈妈怀里的郁柳，不顾一切地踉踉跄跄就踏向了错综蔓延的红薯秧地。可小小的她，此时哪有能力在没有路的庄稼地里行走呢？出生才八九个月的她，在平坦之途上刚会稳妥迈步的她，在这厚实严密，足有尺把高而且缠绕杂乱的红薯秧地中，跌跌撞撞的她岂能顺利通过？

穷追不舍的郁柳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！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她，往往是左脚刚刚走出一小步，紧接着抬起的右脚则随即被红薯秧绊趴了，“扑通”一声无情地摔倒在红薯秧上……

不甘失败的郁柳极力挣扎，她费劲九牛二虎之力，才能从藤茎交织的红薯秧地里站立起来。

虽然郁柳的年龄根本战胜不了这样的困难，但她毫不气馁，鼓足勇气还是继续“奋